

花土沟水电厂的回忆

□周治连

1980年7月，我们一家三口从冷湖迁居到花土沟。那年我28岁，儿子刚满1岁。从那时起，在花土沟一待就是13年。1993年5月，我工作调动到西安，离别花土沟整整30年了。往事并不如烟，花土沟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。

我在花土沟的工作单位是青海石油管理局水电厂。说到水电厂，人们往往会理解为水力发电厂，其实不然，石油行业的水电厂是产水和发电的，是自来水公司和发电厂的合称。1977年下半年，青海油田勘探开发重点向花土沟转移，当时花土沟的水电供应短缺，严重制约油田的生产，也给花土沟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，管理局确定建设花土沟6000KW火力发电站。

压面房里绘就设计蓝图

1978年1月，花土沟电站设计组在冷湖水电厂成立，以水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主。借调局内有关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分别来自局机关、设计处、机修厂、炼油厂和子弟学校，涉及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，分别从蒸汽轮机、锅炉、电气、水处理、热工仪表自控、土建、采暖通风、给排水、机械、概预算等工作。

我们都是第一次搞电厂设计，先后前往新疆电力设计院、哈密发电厂、山东电力设计院、胜利油田孤岛发电厂收集资料，参观学习。

设计组工作场地是水电厂一间压面房，除土建专业外，其他专业十多个人挤在5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，从制图、描图、晒图、叠图、装订，都是小组成员亲手完成。我也是设计组成员之一，电站仪表自控设计图上有我的签字。

压面房夜晚的灯光，零点之前没有熄过，大家自觉加班加点，半年多时间设计完成了千余张图纸。

设计组成员大多是“老五届”大学毕业生，经历过磨难和困境，从事的职业与所学的专业不相符。6000KW电站设计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，所学专业得到了应用。他们留下来的设计蓝图，既是施工建设的依据，也是对时代的回忆和对曾经的执着。

连续72小时无眠

很多人都有过无眠的经历，但连续72小时不睡觉，却很少有人体验过，我们在花土沟就有过难忘的72小时无眠。

年年正月初七，村里的社火把“身子”装扮齐落了，敲着锣鼓家什，顶上狮子老虎，驾上早船去开佛寺里请神。

其实，社火的准备工作在年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把四零五散架在人家梁上的锣鼓家什狮子老虎早船取下来，集中在一块，修补的修补，彩绘的彩绘，新置的新置，敲打的敲打，于是，“咚咚锵锵”的声音从早到晚就不绝于耳，震得人人都静不下心来。别说是小孩了，就连大人的心也像被绳子牵着的风筝，老想着往敲锣打鼓的地方跑。

社火的准备工作常常分在好几个地方，打鼓的地方往往只有几个打鼓匠和一群孩子。这几天的孩子不跳房子或者跳皮筋儿了，而是拿着扇子跳社火，男孩女孩都有。有调皮又搞笑的孩子躺在场上按着鼓点学跳罗汉，惹得一帮孩子围着看，嬉笑声声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大人要去看看准备工作怎样了，有没有需要搭把手的地方。但绝大多数人跑到那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不

1980年12月，6000KW电站一期工程建设完成，72小时试运行是机组正式投入运行前的最后一道程序，也是对机电设备制造、安装及调试情况的全面考核。通过试运行可以充分检验机组是否安全可靠，能否长时间安全稳定运转。

水电厂决定完全依靠本厂力量独立完成72小时试运行。全厂总动员，确保72小时。机关干部下车间，车间干部到班组，各工种维修班组、材料库房、食堂、托儿所，都是72小时值班。主任工程师带领我们几个参加过设计的技术人员，连续72小时盯在厂房，观测机组设备运转状况，指导监护值班人员操作。机组各轴承瓦温、油温、各部振动、摆度值均在标准范围内，各主辅设备运行工况良好，稳定性和安装工艺优良，各项指标满足设计和规程规范要求。

72小时试运行圆满成功，彰显了水电人的团结奉献精神，以及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。它也为后续新机组投产和机组大修理积累了经验，对后来的72小时试运行具有指导意义。

一个又一个百日安全

1983年，我被任命为水电厂第一副厂长，分管生产。1986年出任厂长，1993年调离花土沟。在水电厂领导岗位上的十年，是水电厂快速发展壮大的十年。十年间，我们先后建成了两座3×6000KW火力发电站，2×3200KW柴油发电站，油砂山10×630KW柴油发电站，五座35KV变电站。花土沟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5万千瓦，职工人数超过千人。1992年，我出席青海省火力发电企业会议，青海油田水电厂位列全省火电第二，西宁桥头电厂第一。

这十年，花土沟水电厂全体员工脑子里始终绷着“百日安全”一根弦，念念不忘“百日安全”这本经。“百日安全运行”是考核电厂连续安全发电的核心指标。水电厂是油田的自备电厂，与外电网无联络，是孤立的独立电源，连续安全发电的难度，要比电网中的发电厂大得多。

20世纪80年代油田不断上产，用电量持续攀升，连续供电要求越来越高。水电厂面临巨大的压力，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，有的年度最多能实现两个“百日安全运行”，个别年度连一个也未实现不了。尤其是1989年前4个月，事故接二

连三，受到领导批评，遭到群众埋怨，人心浮动，士气低落，处于被动局面。

痛定思痛，厂里组织发电车间全体职工开展大讨论，找原因，定措施，五次召开车间、班组骨干会议和运行人员会议，让每个人发表意见，着力解决运行人员的稳定和岗位责任心，强化机组设备检修，保证质量。

当时，厂里作出三项决定：一是每年工资晋升和住房分配向运行人员倾斜，同等条件下运行人员优先；二是季度综合奖设立“百日安全运行”奖，加上岗位津贴和小班年功津贴；三是设立机组大修理工期质量奖。由于意见来自群众，办法是群众自己想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所以执行起来很顺利。

仅仅一年多时间，通过一线职工实践，效果非常明显。从1989年5月到1990年5月，实现连续一年安全运行，创下水电厂历史上最高安全运行纪录。四个运行班组中有两个班组达到连续安全运行500多天，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。

我在任的十年时间里，花土沟水电厂上下同心，日复一日坚持和延续百日安全活动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“百日安全”。

独特的水电企业文化

青海石油管理局水电厂成立于1959年，从老茫崖到冷湖，再到花土沟，一路走来，34个寒暑形成了独特的水电文化，并一直被传承发扬。

凡是在水电厂工作过的同志，都不会忘记两会，就是在厂欢迎会和离别座谈会。新员工入厂时，厂里或车间都会举行欢迎会，介绍水电厂的历史和厂情，介绍岗位和师傅，让人有一种到家爱家的感觉。每当有职工调出盆地或退休时，厂里一定会举行离别座谈会，与会者畅谈一起工作生活的情谊，深情的离别寄语，场景温暖感人。

花土沟6000KW电站一旦出现停电事故，柴油发电机组就会启动，柴油机的轰鸣声就是命令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厂领导、科室车间干部、维修班组的职工，几乎同时会出现在发电厂房，车间领导、维修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检查、排除故障，迅速启动机组。

那时电厂集体劳动内容丰富，每天有工作场所的卫生打扫，一周有厂区道路和环境卫生的清扫，每年有变电所和供电线路的清扫。尤其是两年一次循环水池的清洗作业，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

社火里的那些人和事

□王连学

我们常常能看见他背着装满了牛油烛的背斗，佝偻着身子，黑灯瞎火地跟在社火的后面，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的身影。但他从不舍得点一个牛油蜡烛为自己照个亮儿。

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是社火的灯火大师。只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牛油烛慢慢地被电池和小灯泡所替代，他的工作也渐渐地画上了句号。

那一年村子里的社火多了两只孔雀船，在灯光下踏着鼓点翩翩起舞，煞是好看。这两只孔雀船是一个人称“吴师傅”的乡村医生设计并制作出来的。社火队里几乎所有的道具都是他做出来的。两个狮子雄伟大气，是他给两个蒸笼圈上一层白布一层骨胶再一层麻纸糊出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制作的老虎

如今，整个电站不仅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热发电技术，实现95%的国产化率，同时，聚光精度、光热转化效率等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，提升了光热在全国太阳能领域的应用水平，降低了光热建设成本和发电成本，夯实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。

产业是根，特色是魂。近年来，依托丰富的资源，我州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上发力，让海西站在了“绿色”发展的新起点上。

2023年，我州清洁能源产业链完成《海西州青浙零碳产业园区规划方案》，新能源产业装机总规模达到1327万千瓦，在建700万千瓦大基地、445万千瓦市场化项目，获批第三批国家大基地项目3个253万千瓦。丁字口750千伏输变电工程、绿发投资集团格尔木液态空气储能项目开工建设，三峡集团格尔木南山口24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获得

成了一道景观。那一天，循环水池四周红旗招展，高音喇叭送出悠扬的歌声，不时播放劳动现场的表扬稿。职工及家属200多人投入水池清淤清洗作业，从早上9点开始，一直干到下午5点，卤鸡蛋、白面馒头的午餐，大家吃得格外香甜。

由于水源相对充足，再加上废水再利用，我们厂有一片比较大的白杨树林，成了花土沟最招眼的风景。多年以后，衡阳老乡甘建华写了一首《水电厂白杨林》，点名献给我们夫妻，其中有两句记忆犹新：“这儿每一棵树成活的成本/远高于一个石油工人的年薪。”

过年的欢乐令人难忘

从1980年开始，花土沟水电厂就形成了拜年的习惯。

腊月二十七前后，厂领导带领相关科室长和车间干部，前往野外水站、泵站、变电所，给节日值班的职工送年货，提前给他们拜年。

除夕，厂领导和食堂炊事员要去给发电厂房当班工人送年夜饭。

大年初一，厂领导、科室长、车间干部，集体去厂房给发电运行人员和其他维修值班人员拜年。

与此同时，厂部生活区也在走家串户相互拜年，男士三五成群相约出门拜年，主妇在家接待来拜年的人。整个初一上午，家家户户拜年的人络绎不绝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

初二到十五相互宴请，每家用精湛的厨艺、珍藏的好酒招待客人。能请到厂领导到家喝杯酒、吃口菜，他们感到很荣幸。盛情难却，厂领导欣然赴宴，排队预约，常有一顿饭吃两三家的，我最多的一餐饭去了六家。

对那个时代的老水电厂人来说，那时过年虽然菜品没有现在丰富，但欢乐令人难忘，有着满满的幸福感。

三十年眨眼过去了。如今，330KV变电站落户花土沟，油田生产和花土沟居民用电由国家电网供给。水电厂发电机组停止运行，由过去的发、供电一体模式转变为单一供电模式，水电厂也更名为供水供电公司。今天的花土沟，建起了机场，修通了铁路，已经成为西部戈壁的旅游热点城市。

魂牵梦绕的花土沟，有生之年，我很想再去看看，“一部艰难创业史，百万覆地翻天儿。”多么希望那宁静的发电厂房，能够成为一座水电博物馆啊！

和牛棚棚如生，罗汉憨厚而又滑稽，二鬼摔跤的鬼头可怖而又略带微笑。

每个“身子”的道具包括胖婆娘的小人儿，大姑娘的花灯，公子的折扇，甚至滚灯，高跷以及每一个身子的服装等，很多都是由扮演者自己制作完成的。很快，年关将近，社火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。

正月初七，所有的“身子”都扮了出来，花花绿绿，跟老虎狮子早船孔雀，从寺前到山门，再到门外，排成了两条长龙。这当儿，由社火头儿分发给每位“身子”一个用黄裱纸折叠成的标码子，缀在帽子或头巾头饰上，以示从此成为了神的一员。最后，社火头儿宣布社火纪律，大家才在锣鼓家什和喇叭声中踩开场子跳起来。直到这时，村里一年一度的社火才真正地要起来了。村民听到锣鼓声，急忙从家里跑出来，挤在院子边儿上嘻嘻哈哈指指点点，说谁的灯笼好，谁的扮相俏，谁的袍子绉成了菜馍馍……

核准批复并于8月底开工，深能北方光伏制氢一体化合成绿氢、中科液态阳光绿色甲醇示范等项目成功签约，海西清洁能源产业链风帆正劲。

“全州发改部门将坚持把清洁能源作为抢抓新机遇、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切入点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积极担当作为，细化部署，加快构建规划、政策、基地、项目、企业‘五位一体’推进格局，推动全州清洁能源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。”谈到下一步工作时，州发改委副主任、州能源局局长昂智说。

潮起海天阔，扬帆正当时。海西正以奋进者的姿态，以领跑者的风范，抢抓机遇，奋楫争先，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域阔步向前。未来，海西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奋勇前行，努力在柴达木大地上描绘出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壮丽篇章。

开 场

遁形于大地的社神与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的芸芸众生之间，社火是一条坚韧而又亲和的纽带或者一个量子场，可以相互来往，相互纠结。不然，远在天边的南海沿上的船怎么就划向了西北边地的黄土高坡，在黄土的波涛里飘摇，老艄公的长髯里还鼓荡着热带风暴，船上姑娘的八幅罗裙遮不住春光乍泄的三寸金莲？要不，草原上的牦牛在庄廓前的场院里奋起犄角，一只凝着昆仑雪光，一只缠着青海长云？使人想起诗人昌耀的《一百头雄牛》——

犄角扬起，一百头雄牛，一百九十九只犄角。一百头雄牛扬起一百九十九种威猛。

立起在垂天彤云飞行的牛角嵒堡，号手握持那一只折断

的犄角

而呜呜呜……

血洒一样悲壮。

要不……那牛皮大鼓、黄铜钹钗怎能数千年响彻天地，那摇曳的灯火怎能洞穿深厚如壁的岁月，那青龙随着同样的鼓点起舞人间？

还是从一曲河湟民间小调说几段社火轶事吧。

赵家媳妇与《折牡丹》

不知从何时起，一曲小调《折牡丹》风靡河湟。在社火场上能听到它，在山沟野凹、街头巷尾能听到它，那反反复复、寻寻觅觅、略带忧伤的歌声，就像这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，淳朴，合口，入耳，撩心，醉人……歌者仿佛把所有的祈盼、所有的祝福、所有的梦想和情感都寄予那朵历经春夏、费尽千辛万苦折不到手的牡丹。

在这方台地上，方圆十里就数赵家的年轻媳妇把《折牡丹》唱活了，唱出名了。她身材好，扭一扭，像春风摆柳，唱一唱，若云雀鸣啼，那一把系了红绸的竹扇开开阖阖，露的是千样万样的喜悦，藏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伤感……

那一年，在村子以南十里小镇的鼓楼下，她领着社火队的姑娘媳妇们唱了一曲《折牡丹》，引起一波又一波吆喝。这是唱到听者的心坎上了——

正月里到了炸茶哩，牡丹花牡丹花长着个石峡里

牡丹花，折不上它……

六月里到了着热难挡，牡丹花牡丹花开着个半城墙

叶叶儿绿来杆杆黄，牡丹花十二朵嘛牡丹全开下

牡丹花，折到个家……

一年一度的狂欢结束了，村里的年轻男女谋划着外出打工挣钱。赵家媳妇跟着男人去了西部草原寻活干，自然把《折牡丹》也带到了那里宿营的帐房和草地。诱人的牡丹就开在了草原上。

也是那一年，在返乡途中，赵家媳妇遭遇了车祸。据说，后来她从死神那里回来了，社火队里又听见了她的歌声。与众多村人一样，无论经历多少艰辛，仍千回百折地寻找着那枝梦中的牡丹……

薛 灯 官

在台地以北数里，有一条峡谷，

叫南门峡，峡口两山对峙，一面绝壁万仞，危岩悬空，时有云来雾往，山鹰隐约其间，上有石门洞开，叫石天门。仰望，恍惚青天白云远去，垒岩叠石欲倾，令人目眩心惊。民间传说那一孔石门是二郎神降伏山妖时一箭射穿的，使这条峡谷平添了诱人的传奇色彩。

在南门峡，有一个有文脉、有才心、有本事的人。据说，他出生在村上大户人家薛进士家，拔得一手好算盘，左手拨盘子，右手记账簿，账目精确，毫无含糊，曾为方圆有名的大队会计。事实上，他最有口碑的，还是他扮演的灯官老爷。很多人不知其真名，都叫他为薛灯官。

相传，薛灯官有一口好说辞，每年正月，人家抱着有病没病的娃娃争求他吩咐一番，有病病除，没病得济，都

说灵验。比如曾对刘家的一个娃娃他吩咐道：文士身挎两把刀，能文能武啥都好，有朝一日紫气来，吃香喝辣享荣耀……据说这个娃娃后来当兵回来，成了公社的武装干事，云云。

据说，想当年薛灯官带领一班社火，去过湟中之地嘛呢台，那一生动场景，后来再现于河湟作家井石先生的长篇小说中，活灵活现，精彩纷呈——

这灯官老爷往堂上一坐，一拍惊堂木，先来了一段开场白。

“本豆腐（灯府）老爷，牛羊府出身，坐镇青菜（钦差）衙门。我狗时出任，猪时上任，子时出巡，牛时下马，坐了一时三刻的春官，人役们，是也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人役们齐声回答。

“我东走了东京汴梁，西走了西京长安，南走了南京金陵，北走了北京燕山……我一路上讲的是风调雨顺，说的是国泰民安。今儿来到贵方宝地，给宝庄带来吉祥如意。”

于是，灯官老爷惊堂木一拍，就开始吩咐：“各路身子，照令行事！磕风钹打得天下太平、五谷丰登；镇煞锣催散冰雹冷蛋、远消远散。是也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

有一年正月，锣鼓咣然，社火没了影踪，有人偶尔见薛灯官出现在巷道，耷拉着头，脚步趑趄，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后来他从村子里消失了。多年不知音讯，人们也渐渐忘了这个灯官。

不知又过了几年，日子好起来了，社火也重生了，人们又记起了薛灯官。有年腊月，薛灯官好似从天而降，回来了。带着一个雪域草原的女人和一儿一女。他很少提及过去的事，只是感慨：现如今社会真好，人都活得宽展多了。

龙年正月，薛灯官又登上了灯官宝座，率领一台毛草社火去县上汇演去了。

尾 声

一些身影脱胎而出，经过了神灵的加持和时光的漂染，他们携带着千年的祈愿和狂喜，一次次复活，在打麦的场面上旋转，在村头巷尾旋转，在村与村之间旋转，在人事更迭里旋转，在岁月轮回里旋转。

重复着一个恒定的母题：圆。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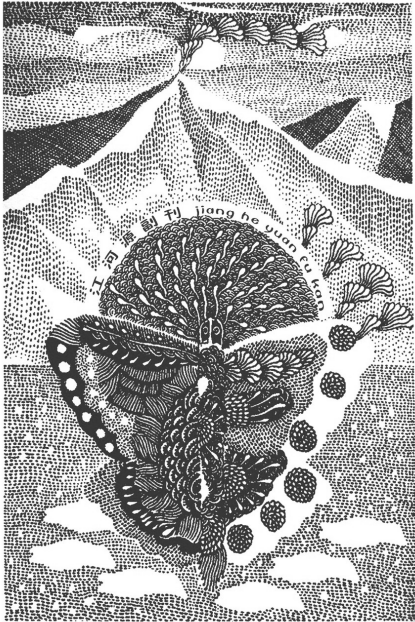
此而繁衍出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辟邪祛恶、吉祥如意……

这圆满，如一条首尾相衔的青龙，在四季里，在十二个月里，在十二个属相里，在无始无终的时空里，游弋，腾跃，旋转……

来，听一曲社火调儿，为平凡的日子添些喜悦，添些盼望——

正月里到了正月正，我和我的跟妹子浪花灯，花灯实在好，妹子散了你心；

二月里到了二月二，我和我的跟妹子到郊外，杏花儿满川开，妹子喜爱不喜爱……



江
河
源